

Самоучки
自学成才
的人们

АНТОН УТКИН
〔俄〕安东·乌特金 著
刘洪波 译



中俄文学互译出版项目·俄罗斯文库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Самоучки

自学成才 的人们

АНТОН УТКИН

〔俄〕安东·乌特金 著

刘洪波 译



中俄文学互译出版项目·俄罗斯文库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1-2015-5798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自学成才的人们/(俄罗斯)乌特金著;刘洪波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8

ISBN 978-7-301-26222-1

I. ①自… II. ①乌… ②刘… III. ①长篇小说—俄罗斯—现代
IV. ①I5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98525号

本书属于为中国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和俄罗斯出版与大众传媒署批准的“中俄文学互译出版项目·俄罗斯文库”。由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和俄罗斯翻译学院负责组织实施。

书 名	自学成才的人们
著作责任者	〔俄〕安东·乌特金 著 刘洪波 译
责任编辑	兰 婷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26222-1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05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新浪微博: @北京大学出版社
电子信箱	lanting371@163.com
电 话	邮购部62752015 发行部62750672 编辑部62759634
印 刷 者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650毫米×980毫米 16开本 15.5印张 220千字
	2015年8月第1版 2015年8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38.00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信箱:fd@pup.pku.edu.cn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部联系,电话:010-62756370

我们面前是荒寂的世界，
无可抵挡的命数已然来袭——
然而我们，兀自挣扎不歇，
孤立无援，被整个自然遗弃。

——丘特切夫^①

几年前，我还没毕业呢，就开始为一家时装杂志写东西了。这家杂志的发刊词很雷人：“正在发生着什么，你懂的。”应当预先说明，其实，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在以后，对于周围发生的事，谁也没弄懂，什么也没弄懂。昨天还是中学生和退伍军人、商品采购员和工地施工员，突然间摇身一变，就成了“富有的经济部门负责人”了，逍遥于任何法律之外的盗贼、令人怀疑的权威和坚定不移的家庭主妇们，转瞬间就发家致富了；城市抽风似地到处都在修缮，而在那些粗刻乱画的门洞里，则散发着一股子干大麻的味道。大笔来得容易的钱让人头晕，而且被弄昏头的绝不仅仅是那些被意料之外的甜蜜雨点砸中的人们。它们容易到手，也像烟一样，消失得更轻易。人们带着漫不经心的笑容把它们送走，并没有很不舍。一切皆有可能，一切都触手可及。

厨房，我们的莫斯科的厨房——这一停滞时期的“英式俱乐部”、青春的议会、精神生活的聚集地——突然间，变成了一个准备食物用的、枯燥的房间。秘藏着的自由的芬芳，灵

^① 题词选自丘【俄】特切夫写于1829年的抒情诗《无眠》，李易雨簃译。——译者注

感、神秘的流溢、思想和灵魂之飞翔的馥郁而动人的芬芳，被进口半成品的味道所取代，而神圣的茶则开始直接在茶缸子里沏了，那茶缸子也是进口的，粗壮的像大象腿或者像立着放的劈柴。沏茶的水是在微波炉里面煮沸的。搬迁、离去的事情一个接着一个，成群结队，没完没了，给老朋友打电话再也不能拨类似241×××这样的号码了，而是要在那些奇特的国家那令人费解的号码中纠缠不清，动不动就得冒着一不小心便会误打误撞到那些百无禁忌的姑娘们那里去的风险。或者不得不努力地把诸如“拉伊纳利上校街，里昂×××”之类的东西弄到信封上去（这一切当然是用法语的）。

在那里，年轻人寻欢作乐，消磨着闲暇的夜晚，即便是在冷清的午夜时分，当空旷的街上行人的脚步声可以传出一公里远时，舞场里依旧挤满无忧无虑的人群。在盘旋着时髦的香烟烟雾的空气中，缭绕着各种诱惑和预感，甚至连此间的姑娘们都神话般地估量起自己来，仿佛她们是某些已经消失了的王国的公主。音乐在狂啸，人们觉得自己领受了圣餐——那一如既往地翱翔在无际的黑暗星系间的巨大世界的全部秘密，尽管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从未离开过环线的边界。

我的主编和我一样，也是个年轻人，一个成规的推翻者。这些成规，不绕弯子地说，早在他出生以前就有裂纹了，于是他这个暴乱分子（这里用的其实是这个词最窄的狭义），同时也是纳博科夫和乔伊斯的狂热崇拜者，向我倾注了一些他自己狂喜的浊流。

“老兄，”他高声说，“你就想想吧！用十页纸来写人怎么大便，不是某个人，而是人。这可真妙！”

不管怎么说，我忍受类似的谈话，只是因为它们通常会被一两杯超级棒的咖啡所冲淡，确切地说，是浸润。这种咖啡在编辑部的小吃部里做得是妙不可言。

除此之外，就像所有的主编一样，他总是恰好从我的报道中把我最得意的那几行勾掉，并迫使我加进去另外一些我根本不想写的话。

主编就是在这个时候对我们杂志的新理念着魔的——杂志的所有者买下了原先的名称，在这个名称荫蔽下，过去的主人们，伟大的持不同政见者们的后裔，在有些晦暗的、改革前的岁月里，以极大的热忱播撒过民主，就像当初尤利安皇帝^①在自己摇摇欲坠的帝国播撒狄俄尼索斯崇拜时所秉持的热忱一样。

“让这个破烂儿见鬼去吧！”主编叫嚷着，“我们感兴趣的是那些从后门偷窥来的一切。我们付费是为了什么呀。谁靠什么生活，谁和谁睡觉，谁有什么病……这才是你永恒的价值。”他一贯这么补上一句，一边疲惫地挥手驱散我释放的烟雾，就像我是一条喷火龙，而非国家的体面公民似的。这个国家已经更新到它仿佛不存在的程度了。“老兄，你要明白，得多一些自然主义。是时候敞开来写了。”

一句话，这是个在各方面都充满激情的人，是世上最热爱

^① 君士坦丁王朝的罗马皇帝，公元361—363年在位。他是罗马帝国最后一位多神信仰的皇帝，并努力推动多项行政改革。——译者注

健康生活方式的人，不过他没时间去过这样的生活，爱妻子，却怕她，爱孩子，却不知道怎么做。

这一次需要尽快建一个题为“我的倒霉事”的栏目。按照主编的想法，新专栏的细节必须能吸引公众的注意力，主人公们应该亲身经历过因血腥而黏腻的、可怕的和充满诱惑的时期的一切波折，最好是年轻人。这里的理想人物可以是以学设计飞机开始，而后这么个没成器的学者以把飞机卖掉结束，瞬间就赚了数百万，然后破产了，准备积攒新的数百万。或者需要塑造个女主人公——一个年轻女人，不想仅靠虚构的薪水生活，因此不惜运用一切手段，经由诱惑的斯库拉和拐弯抹角的卡律布狄斯^①，闯出一条并不轻松的，几乎是受苦受难的道路。

我们的杂志是每周面对读者，因此就需要很多没成器的学者或者妓女——过去的芭蕾舞演员或者音乐学院的女大学生。无可争议，他们全都生活在我们身边，和我们呼吸着同样的对任何肺腑都有害的莫斯科的空气，但是不管怎么样，毕竟每周挖掘出一个破产的百万富翁并非易事。

任务既定，剩下的就是找到解决它的途径。新时期需要有自己的主人公们，那些被沉重的、宝贵的分分秒秒培育出来人——毫无价值。

“想吧，老兄，想吧，”主编在告别时扔下话，“能怎么

^① 希腊神话中斯库拉和卡律布狄斯是在意大利和西西里之间隔墨西拿海峡而居的两个妖怪，溺死过往的航海者。现实生活中斯库拉指位于墨西拿海峡一侧的一块危险的巨岩，它的对面是著名的卡律布狄斯大漩涡。——译者注

办呢，杂志得有意思啊。”他叹了口气。

我也叹了口气。

回家的路上，我愁眉苦脸地四下环顾，心里既咒骂主编，也咒骂百万富翁。各大公司出品的小轿车成群结队地超过无精打采的无轨电车，从身边驶过，每个轿车里都坐着一个，不然就是两个百万富翁；在路边以造作的姿势站着那些昨天的芭蕾舞演员，商亭昏暗的灯把自己的光打在啤酒瓶的绿色玻璃上，这些啤酒瓶被破产的百万富翁们感恩地从售货员——很可能是今天的大学生和未来的百万富翁——微微发抖的手上接过。

我在心里逐一检索我的亲朋好友，但是就好像和我作对一样，没一个适合这个倒霉的栏目。他们中一些人在买办资产阶级的行列中贩卖祖国，真心觉得收入不赖；另一些人就像纤夫背负着自己的纤绳一样，无望地过活，却还被称为国家公务人员；第三种人根本什么也没做，没想过任何赚千百万的事情，从未当过大学生，但他们倒在压瘪的沙发上朝天花板吐吐沫，活得比所有其他人都好，尽管这令人吃惊。“我的那些丑鬼输了。”他们中的一些人会用绝望的声音嘟囔，说的是一支著名的足球队，而且显然，在任何政权下和任何天气里类似的沮丧对于他们而言都将是最痛心的。

如此说来，他们所有的人尽管没有受穷，但也只是在准备挣自己的第一个百万，而报刊工作不是文学，它关心的是结果——辉煌的或者有点像灾难的结果，而非某些准备工作和荒诞无稽的计划。不值一提的是，我自己更不适合这一角色。

“写自己不行。”主编沮丧地说，尽管他开着一辆价值相当于一处好住房的汽车到处走，并且有事没事打手机，与此同时，在他那张办公桌上——其规格令人想起世纪初彼得堡市长的桌子——普通的电话机成排地摆放着，恰如空降兵的战斗机在01660部队的停机坪上一样。

这是为数不多的我能同意他的一件事：不管是他，还是我，都不是为类似的栏目而生的。

画上句号后，我开始意识到，是时候讲讲自己了——所幸这不需要太多的话。正如所有其他人一样，一开始我出生了，然后学习，就像大多数人一样。从母亲处我效法来对历史图书馆和其他藏书库的依恋，而父亲（当然，是无意识地，就像世界末人们所常说的，遗传性地）在我身上激发了对一种饮品的隐秘欲望。这种饮品自古以来——隐瞒它是罪过——对我们同胞中的许多人而言就可靠地既代替了个人生活，也代替了民法法典。等我到了征兵年龄……在自己并不复杂的履历的这个地方，我通常会卡壳儿，并且无法克制住要向一位不幸的我国诗人转达一句话，在我于尘世的蓝天下第一次发出歇斯底里的声音之前整整一百三十年的时候，他已然详尽无遗地表达了这些东西的实质。

有谁热爱着荒野的风光，
如远古那般赤身裸体，
溪流与丛林，峡谷和山冈，

天然美貌无一丝雕饰。
 有谁倾倒于自由的精神，
 这样的精神对于欧洲人
 不久前已成为了过去
 那么，一旦遇上空闲时光，
 请你离开大学的庭户，
 换上你远游的轻便行装，
 跟随我身后安然漫步。^①

诗人这样写道。

我的亲人们认为，我总是不够刚毅。父母仿佛预感到我会有性格方面的麻烦，给我起了个像石头一样硬朗的名字——他们管我叫彼得。至于姓氏，我的姓足够可笑的，人们头一次听到它时，在他们脸上都会浮现出克制的笑容，好像给了我不再重复说出这一荒谬的声音组合的权利。

就这样，我和其他新兵一起，在乌格列沙街上那个著名的市集合点的防护垫子上滚了三天三夜，吃的是家常馅饼，然后坐在普尔曼式车辆里，被运到了立陶宛的某个边远之地。专列停在了一个四周长着茂密的云杉的林间空地上，从云杉的枝条上像楔形的胡须一样垂挂下瓦灰色的苔藓。除了云杉，空地还被神情冷峻的士兵们包围，他们极其鄙视地观望着我们。然

① 俄罗斯诗人波列扎叶夫（Полежаев А.И.，1804—1838）的诗句，李易雨簃译。——译者注

后我们发现自己到了一处四墙脏兮兮的简易住所里，要在这里洗掉属于老百姓的污泥浊水，换上一身棉纺的衣服和梦寐以求的条纹背心。一个面色黝黑、穿着黑色连衫裤的人和一个勇士般魁梧的木头墩子站在一排，他的一只铁腕握着一把硕大的斧头。后来搞明白了，他这是在把一堆堆的破布片丢进那个可怕的炉子——这炉子有一扇很像电影摄影机的炉门——之前，用这把斧头斩断我们的过往。我们的便装化为黑烟飞出烟囱，和它的烟团一起消散的还有莽撞的少年的幻想。之后来了个不拿斧子、但在制服上戴着勋章牌的人，脸上的神情更加凶狠，他让我们不要浪费宝贵的一分一秒。计时开始，他一边补充道，一边看了一眼手腕，而手腕上根本就没有表……

总之，我在那儿遇到的完全不是我的亲人们所预期的那些情况，但已经回天乏术了。

下班回到家，我苦闷到了极点。借助电话帮忙，我开始完成主编的任务。打了几通电话——有管我叫白痴的，有傻笑的，有呼哧呼哧喘粗气的，有建议我上门做客，顺道买瓶酒的——之后，我开始看电视，麻木地盯着屏幕。屏幕这东西，你要是从外表看，它还真的是蓝色的。翻找印有电视节目单的报纸时，我才想起来，新的一周已经来临，于是慢吞吞走楼梯下去看邮箱。

邮箱当然已经被塞满了各种废物：让你去遥远的什么环礁旅行的，水上游览的，向你推荐健身器材、减肥产品（尽管，坦率地讲，我需要的恰好是相反的产品）的，兜售一千二百万

的花园洋房或者四十万的独栋别墅的——各取所需，就像“雾国之子”们在学会写东西后有一次写的那样。

我抽出印着节目单的那份报纸，展开，从里面掉出一个信封。刚开始那上面的地址不仅没给我什么提示，反而加重了我的疑惑不解。“卡拉斯诺达尔边疆区，拉宾斯克市”。回到住所，我把电视机那非人类的声音关小了，好奇地撕开了这个信封。我读到的东西把我满脑子的百万富翁、破产学者、高级妓女完全引开了，并且让我失掉了本就少得可怜的睡眠。在那张盖有拉宾斯克市公证处公章的公文纸上，我被告知：位于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拉宾斯克地区阿扎普什镇的一处面积为五十四平方米，带宅旁园地的住房，作为遗产，可由我继承。不可能出错——不管是名字还是地址都写得准确清楚。公证处邀请我到拉宾斯克市去办手续。稍晚一些时候，我才注意到公证处手写的附言，附言告知，给我的这一珍贵的馈赠源自拉祖瓦耶夫公民。信中还附有遗嘱本身的复印件。嗓子发干，我往嘴里塞了一根烟，开始在屋子里走来走去。遗产，这个词有时候是可怕的。我和这个人有过某种联系……是的，正是这话——有过某种联系。我们一起在军队服过役——这不是很久以前的事，但也是很久以前了，当时我们还是在部队，而不是那个一只黑色的蠢鸟就可以充当其图腾的游击大队的时候。

一整夜的紫色天光折腾尽了，快到早晨时，我做出了决断，给我的主编往家里打了个电话，把事情讲了讲。

“那么，你就去一趟……”他迟疑地嘟哝道，又生气地补

充说，“你别忘了，周五前你要交关于地铁的简讯。”

“我记着呢。”我也同样生气地回答道。

休假季接近尾声，所以飞机票我没费劲就买到了。包里匆忙间收拾的东西叽里咣啷乱响着，心脏在胸膛里跳得厉害。

黄色的、挤得满满当当的大巴绕了个半弧滑向飞机，人群像从翻斗车上卸下的多彩垃圾一样，涌到了跑道上。舷梯上端的平台上站着一位空姐，冷漠地盯着我们这一大帮人。我总是更愿意做一个旁观纪事者，所以我在那些冲锋陷阵的背影后面，把包放到被涡轮机清扫干净的混凝土地面上，躲开航空燃油那干巴巴、刺鼻的味道，准备好等待。几个朋友拖着一个喝醉的男人，怎么也无法把一个小旅行箱塞给他，他哈哈大笑着挣脱出来，向某个看不见的人挥手告别，转身之际朝着其他旅客的脑袋歪倒下去。两个姑娘，就像一盒烟里的两根香烟一样，戴着墨镜（尽管并没有太阳），穿着高防水台的鞋子，也在稍远一点的地方站着——默不作声，全然不动，带着一种最后的莫希干人^①的淡然，透过自己的玳瑁框眼镜观察着拥挤不堪的情景。我费力地穿过机舱里的拥挤，三次绊到不知是谁的脚和没放好的包，来到自己的座位前，扑通一声跌坐在装饰着精致的苦巾的座椅上。小苦巾原来设想的应该是雪白耀眼的，曾几何时兴许也有过洁白耀眼的时候。一秒钟后，在登机时展露过令人赞许的沉着镇定的姑娘们出现了，原来，她们就坐在我

① 原为美国作家库珀的小说名，喻某衰亡种族最后的残余者。——译者注

的邻座。她们彬彬有礼地落了座，摘掉了墨镜，从包里掏出旅途读物，使用不善的、莫测高深的眼神盯着杂志的光泽。姑娘们把这一切做得如此整齐划一，这是任何一个自尊的长官都会愿意在自己的新兵身上看到的。空姐又一次露脸了，向机舱送出了一个萎靡的笑容，飞机沿着跑道滑动起来，不时在混凝土板接缝的地方颠簸一下。被干线公路的带子分割得七零八落的城市，在雾和排出的废气那汹涌的混合物中游开去了。

很快，舷窗外就什么也看不见了，除了那些动荡不安地疾驰而过的蓬松的云，它们就像革命年月里在秋天赤裸的街道上随风飞舞的报纸的碎片。画有一根打了叉的香烟的显示屏亮了，马上第一波吸烟者就开始向厕所移动。拿出拉宾斯克公证处的信，我低下头并斜眼看姑娘们。离我近的那位看的正是我当记者的那份杂志。仿佛是故意作对一样，它打开的那页刚好是我最近的一篇文章，其中主编阐述了自己对于我们当代艺术的见解。第二位姑娘，那个离我稍远点儿的，也翻着一本杂志——是那些照片比文字多六倍的杂志之一。她在为填字游戏伤脑筋：以我能看清的来说，编填字游戏的人给了下面这些谜题让人来解：“赞助活动的基础是什么？”，选择“外来词‘沙尔木’的俄语对应词”，猜猜什么是“时髦服装上的‘好咬人的东西’？”或者判断一下，“作为王朝的代表，波兰国王卡西米尔大帝曾是什么人”。在填字游戏的黑白网格之上有一些花里胡哨的照片——其中的一幅照片上，几个勇猛的青年人，稍稍抑制住绽开的神秘笑容，以猛兽般的、许诺着十日谈

式享受的调皮眼神望着我和姑娘。他们代言的是号称既能俘获挑剔的女性，同时也能博得生意伙伴信任的服装。这些西装里有一件让我觉得眼熟。巴维尔第一次把自己那敦实的身躯挤进我十四平米的蒙普莱西尔宫^①时，身上就穿了件类似的西服。就像农民会和自己的家畜一起住进农舍一样，和我一起住进宫殿的还有我的全部财宝：一台老掉牙的Underwood牌打字机，声音大得像转轮手枪；一把在与人体接触的部位上，红色的油漆被磨掉了，从而露出木头本色的小提琴，据传，普希金曾经在路过乌法总督管区时拉过它，不过由于我童年时候的勤勉，如今再无人能够拉它了。如此说来，我自己觉得还是挺富有的。

我就是在那儿坐等时机，在变动的围困之中，已经失去了原则，但还有信仰。我的中年邻居是个惊人平和的人，在我端着书跑到走廊里去接那铃声震耳欲聋的电话时，他会瞥一眼书的标题，一成不变地问：“好钻研的头脑又在啃什么呢？”然后，不等回答，就拐进卫生间去了。

而我呢，作为毕业论文，在解决一个表述如下的问题：我们毫无条理的国家体制——这是一种罪恶的斯堪的纳维亚的灌注呢，还是德烈维戈奇人、维亚迪奇人和波兰人自己拥有的一点儿国家天才在我们的血液里的循环，就像吗啡一样，直至今日依旧驱使着我们，于是我们前行着，要么疯狂地疾驰，践踏

① 蒙普莱西尔宫是坐落在圣彼得堡以西29公里的夏宫的组成部分。夏宫以其直通芬兰湾的喷泉阶梯和园林内众多设计巧妙的喷泉而闻名。这里主人公以此自嘲所居住的陋室。——译者注

着自己的婴孩，要么像个忏悔的教民，在齐膝的血水和融雪的泥泞里，挥舞着暗沉的圣象，从一个未知的开端走向一个未知的结局。

于是我，尽管并不能答上这个在二百多年的时间里对过去的事情在行得多的人们都没能成功回答上来的问题，却领悟了无知的初级阶段。那时，我第一次认识到，不管我多么执着和自信（这种自信在青葱岁月是完全可以原谅的），世上存在着没有答案也不会有答案的问题。

毕业论文我是和找工作交替进行的，好像在完成某种仪式——而这仪式的意义我最终不再去理解了——似的，我一次次地带着来自正经受着资金匮乏的出版社、人满为患的编辑部和没有任何熟人的研究所的拒绝信返回家中。为了减轻失败的痛苦——我错误地以为这些失败是暂时的，在地铁站旁我买瓶啤酒，然后进面包店。就这样差不多持续到了秋天。直到我产生了想要见见老朋友的想法。或许是上天听取了我的愿望，或许是一年中的这个忧郁的、引人深思的季节在我心里激起了预期，我想什么就来了什么。

我遇到拉祖瓦耶夫·巴维尔那天，是个星期天，安静的，令人沉思的一天。太阳在树冠上发出并不很明亮的金色，城市就像一个贤哲。我沿着窄窄的人行道走着，从一根根路灯的灯柱旁经过，这些灯柱让我觉得就像是淘金者钉进紧致的土地里的矛，一劳永逸地标示着所有可能的答案。我很清楚地记得那辆大大的蓝色汽车，它从背后的什么地方拐出来，好像绊了个

跟头一样地急刹车，巨大沉重的车轮减缓了奔跑，像果戈理街心花园里儿童车的轮子一样徐徐滑动，等到可以并排走了，那均匀转动的辐条，就像念珠一样，用眼睛就能数得过来。

“我在这儿可是已经有半年了，”他高兴得有点跑题地跟我说，“工作……春天来的。”

“在哪儿工作呀？”我问。

“嗯，”他挥了一下手，“胡乱干点事儿。你的地址我弄丢了，你知道吧，而你们这儿甚至连一个问询处都没有，事情就是这样。你买面包？那咱们进去吧。恰巴，你等着。”巴维尔冲着自己那辆像装甲运输车一样的镀镍的怪物里说道。

我买了些干硬得让人吃惊的小白面包，我们又走回楼门口。一辆黑色的车，就像一首著名的浪漫曲里的月亮一样，跟在左边护送着我们，然后停下，熄了火，整个车身倒映在水洼里，它的样子符合公务用车的奇怪品味，对我而言则是最早的童年记忆之一。

“恰巴是谁呀？”在电梯里我问。

“我的司机，”巴维尔解释说。

“像狗一样。”

“咱们呐，别佳，还不如狗呢。难道不是这样吗？”

“也许吧。”为了不得罪人，我应和说。

战友情里有某种野兽般的、不需要言语的东西。可以只是并排坐着，望向不同的方向，与此同时，能感受到交流调色板上的全部色调。他喝光了茶，再一次仔细打量了我的住所。我